

(4) 翻訳原稿 (中国語)

・対談記録：西淀川公害損失和地区改造

致力于反公害运动之前

芝村：

森胁先生生于 1935 年，现年 66 岁（対談当时）。1961 年来到西淀川区，从 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一直致力于反公害运动。首先向森胁先生请教一下开始从事反公害活动的经过。

森胁：

从岗山乘坐伯备线在备中高梁站下车，离高梁站大约 20 公里的山里最高峰有一个山村叫做有汉町，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出生在一个勉强能糊口的农家，是家里的老小。在上小学 3 年级的时候日本战败了。上 4 年级时的 10 月份我从柿子树上摔了下来，以至于 5，6 年级时，完全不能去学校上学，只能呆在医院和家里。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上了中学，但是受的基础教育比较差，自己比较拿手的只有画画和書法。从家里到学校大约有 6 公里，我每天都是走着去上学，所以只有身体比较结实，而且还经常打架。

中学毕业后，我升入了一家私立的商业高中。高中毕业后，最初就职的是名古屋的一家公司。2 年后就去了东京。在那里呆了几年后又有了变动，从大阪到岗山，换了 10 几次的工作。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没有办法，就开始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上班了。进入公司后驾驶出租车，没有多久就被卷入了一场劳资糾紛中去。围绕着归还营业执照等问题，这场劳资糾紛长期化了，当时作为中心指导的干部，对解决问题不抱希望就离开了工会，从而留下了 136 名出租司机。他们对没有工作干劲的我说“给你每天 800 日元，从事解决劳资糾紛的工作”。做好了长期化的心理准备，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 65 年我被大会选为书记长，2 年后根据大阪市的土地征用法，我们管理的工会在车库问题上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分到了和解金。为了纪念这场斗争，还出版了“不屈的旗帜”。这样持续 1000 天的斗争就终于结束了。

68 年我在位于西淀川的淀川勤劳者厚生协会就职。那里的理事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对我说“不管怎样，你去大和田给我建一个医院”。为什么要建一个医院，怎样才能建好一个医院，带着这些疑问我去了“保护会大和田（后改为保护西淀川生活和健康会大和田支部）”事务所。那个地方到处都是跳蚤，仔细观察会发现床下有死猫的尸体。这个组织开始只是空有虚名。靠着只有几个职员将组织从一开始创建起来，在接受了许多人的支援和资金援助下，千北医院不管怎么说算是成功的建立起来了。医院是建起来了，但是和医生协会却起了冲突，患者也没有想象中来得多。于是我们决定实行大阪市 65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进行诊断的措施，大量的老人被吸引集中到这里来了。

森胁：

69年西淀川被指定为公害地区，“公害特别措施法”也开始施行，并根据该法诊断公害病。在那时“那个医院能很好的诊断出公害病”的说法广为流传，由院长带头，带领全员参加了反对公害的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开始通过和医生会商谈，在千北医院的一角设立了公害检查中心。因为这里是区医生会的附属公害中心，所以被认定为公害病的患者，每年为了进行4次检查都要聚集到这里。在接待那些患者的同时也倾听了他们的痛苦心声。因此那时投身于这项运动中去。

反公害运动高涨期的活动

森胁：

我是在1968年的时候知道哮喘病的。实际上虽然抱着建立一个医院的想法去的大和田，但是在那里谁也不认识。我每天都在大和田公园里召集一群孩子，在那里打垒球。那时冰棍儿卖5日元，我经常买了分给孩子们，可是总有一个一直坐在那里而不加入到其他孩子中间去的小孩。

我说“让那个孩子和你们一起玩”，那些孩子们说“他有哮喘病，拿不住球棒”。于是我让那个孩子拿住球棒打球，那个孩子虽然一个球也没有击中，但一直是兴高采烈，即使结束后，也抓着我的袖子不肯撒手。

我去了离公园很近的那个孩子的家。令我吃惊的是那个孩子家里的榻榻米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点点的血迹。我想“啊，是不是家里养着猫呢”，但是猫为什么要那样抓榻榻米呢？我问那孩子的母亲“这血是怎么弄上的”。原来那是孩子的病在夜间发作的时候，因为痛苦不堪，而在榻榻米上用指甲抓的。孩子的指甲缝里扎入有榻榻米的渣儿后鲜血冒出，那些点点血迹是他痛苦不堪，发作时留下的痕迹。

我见到的另一个人是南竹照代小姐。她也住在大和田。24岁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她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以至于快离开人世时也不希望别人进入她的房间。她说“是因为如果母亲进了房间就会呼吸房间的空气，空气被母亲吸走了，自己能呼吸的空气就少了”。最终她是因为肺萎缩而去世的。

还有一个叫纲城千佳子的女孩儿，比南竹大一岁，从学校毕业后就职于国际大酒店。可是有一天在工作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在尼崎车站因哮喘病发作，窒息而死。

在大和田地区附近就有3个人，因为公害而遭受痛苦，看到这种状况，我就打算一辈子都从事这项运动，这就是平时做事马虎的我，开始从事公害运动的最大的理由。

森胁：

所谓公害运动，就是看到污烟排出时要做些什么对付安，还有大家一起向地区行政机关，污染企业进行起诉的行动。我感到就像小的时候经常打架那样，同样处理即可。有一个检查技师田中千先生，是一个非常努力勤奋的人，他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详细地教给我们。从他那里我们学到了有关流行病，法律，组织等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对从事公害运动也越来越有自信了。

反公害运动的展开和企业，行政的对应

芝村：

我认为 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前半期，是日本公害问题和反公害运动的高涨期。从 60 年代中期的运动到 70 年代的“西淀川消除公害市民会”的成立，并且在 1971 年又成立了“大阪消除公害会”。

森胁先生作为中心人物活跃在其中，在当时各种各样的公害运动中森胁先生是怎样展开工作的？

森胁：

在国道 43 号线的出来岛公团住宅附近有一个永大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利用废油制作沥青。工厂的排出物含有高浓度的亚硫酸，产生恶臭，并对人的眼睛有很强的刺激。排出的烟雾曾经使种植在公团的牵牛花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引起过很大的骚动。通过这个事件以后，以出来岛地区的街道会，新妇女会，学生家长会为主发起了这次反公害运动。由于千北医院在反对永大石油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运动更加发展壮大。永大石油最终被大阪市收购，告一段落后，“消除永大石油公害会”改名为“消除西淀川公害市民会”。

当时的状况是烟雾排出时，白天开车也要开车灯，即使这样也看不清 3 米外的东西。在小学里也发生过因为烟雾太严重而使运动会取消，然后又重新召开的事情。

在那时，除了自民党，其他所有政党都发起了运动，召开了 1500 人的集会。掀起了“反对公害企业进入外岛”的大斗争。针对这场由左翼倡导发展的运动，右翼也提出“必须干”的口号，日赤服务团也成立了追放委员会。这样就形成了全部区民行动起来的局面。1970 年，大阪市也把西淀川区作为特别对策地区，设立公害机动队积极开展活动，如填埋大野川，制定治理神崎川污染的对策等。并且在 1969 年，公害受害者根据特别措施法得到了认定。

森胁：

在全国的大气污染诉讼中，四日市的市民胜诉，对我们的运动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它告诉我们，受害者要亲自参加运动的这个道理。

1972年通过区医生会的协助，成立了西淀川公害患者会，我们着重于消除公害运动，西淀川的患者会运动要比其他地区晚了约1年，从全国看西淀川组织的诞生排行第三。

当时成立患者会，主要是以明确企业的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运动为中心。当时因为医疗费非常贵，患者连生活费和孩子们的学费也很难支付。在73年，通过患者到大阪市议会民生委员会的静坐示威运动，创立了西淀川企业出资赔偿的救济制度。

接下来的运动是扩大公害指定地区和设立西淀川区以外的患者会组织。我们在此花区，城东区，住之江区，堺市等很多地区建立了组织。同时，为了让污染企业承担责任，连续对关西电力，大阪制钢等企业进行“公害企业要负责任，要进行受害赔偿”的抗议活动。川崎和西淀川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建立制度”的要求书。以上这些运动是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制定前，72年73年时的运动。在国家的制度设立之前，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进行了不顾一切的集中攻击，也就是所谓的全局性的运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公害指定地区不仅从西淀川扩大到大阪市全区，还扩展到堺市，东大阪市，丰中市，吹田市，守口市等地区。在73年到74年间，这些地区也成立了患者会的组织。那时全国性的扩大公害指定地区的运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另外，小学校的教学对西淀川这场运动的支持也是非常巨大的，小学老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据报告，各小学校的公害教育是属于运动的前期阶段。

围绕着篡改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改坏的斗争

芝村：

随着居民运动的衰退，在公害·环保行政倒退的形势中，西淀川开始致力于公害诉讼。在78年公害诉讼正式开始。就有关当时的事情想请教一下森胁先生，为什么从那时起开始致力于诉讼，在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森胁：

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是 73 年通过的。这个制度的负责人是桥本道夫先生。那之后的“全国公害患者联合会”也是通过他的帮助才成立的。在制定补偿法时，召集了四日市，川崎，西淀川，尼崎，仓敷等地方的患者，针对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详细地征求了他们的意见。那时他是一个非常亲切，温和的医生，对法律的内容进行审议时，他还将患者代表列入中央公害审议会之中，在内容里加入了对儿童补偿及尊重主治医生的意见等内容。

西淀川公害诉讼是 78 年提起的。在 6 个月前的 77 年 11 月，来到大阪府的桥本先生作了“恪守二氧化氮的环境标准 0.02ppm”的说明。可是在西淀川诉讼开始 3 个月后，环境标准放宽了 2 到 3 倍。在西淀川的审判开始时，据说财界全体对其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当时正好要建濑户大桥，有学者说，在 0.02ppm 的标准下无法建桥，所以要将标准放宽到 0.04 到 0.06ppm。西淀川的诉讼就是要“恪守这个标准”，诉讼刚开始时标准就放宽了 2 到 3 倍，这对后来的判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森胁：

“二氧化氮标准的放宽就是公害对策的放宽，这会造成受害者的增加”，对此我们和环境厅进行了面对面的抗议交锋。78 年 6 月份在众议院公害特别委员会上参考人进行了“反对二氧化氮环境标准放宽”的意见陈述。7 月份连续和桥本大气保全局长进行交涉，这场交涉一直持续到 10 日深夜，还在交涉过程中，电视里还播放了放宽环境标准的消息，这太过分子。东京都，大阪府等多数的地区行政机关都反对环境标准的放宽。但国会和委员会在乱哄哄的情况下强行地使它通过。

一方面，造成公害的团体在财界的指导下，对我们进行了更加猛烈的反扑。经团联在 1976 年提出了“有关公害健康受害补偿制度的请愿书”，1978 年又出了有关“取消公害指定地区，摧毁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的内部秘密文件。经团联还发行了大量的印制精美的彩色宣传小册子来进行宣传，上面写着“在如此清洁的空气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患者”。81 年 12 月对临调（临时行政调查会）提出了“有关环境行政合理化的要求”。83 年 3 月临调的最终答复是“应该明确指定地区及解除条件”。

另一方面，是关于受害者团体的活动，73 年 11 月全国各地的患者会在名古屋结成了“全国公害患者会的准备会”（7 地区）。76 年 6 月“全国公害患者会筹备会”，全国的公害辩护律师，痛痛病对策协议会，丰中机场诉讼，新泻水俣病诉讼等汇集在一起，将全国的公害受害者统一起来，举行了“公害受害者总行动日”活动。这个交涉是在环保周期间，各地区的公害受害者各自向环境省，经团联，被告企业等提出要求，朝着解决的方向一个一个的斗争到底。

森胁:

慢慢地这场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斗争。81年5月在大阪结成了“全国公害患者会联合会”。补偿法篡改前的5年间，全国受大气污染的患者，在东京一直坚持着，进行激烈的斗争。这期间的中央行动大约有23次，参加的人数达到5691人。光是109属国会就发了86000张传单，患者会常驻者也达到了243人。

在同临调的斗争中，83年1月10日临调前有600人静坐。他们连正月都不休息，将直诉文一个个发到代表者手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那期间取得了4次修改答复的成果，83年11月环境厅在审议时就有关“修正地区指定的条件，解除指定”一事向中公审进行了咨询。另一方面政府也向地区行政机关征求了有关解除指定地区的意见。

联合会采取了紧急的中央行动，于是利用召开中公审期间的请愿行动就开始了。患者会提出了和中央一起行动，全力进行地方运动的方针。地区行政机关也为了通过反对解除指定地区，连日进行了交涉。通过和自治劳干部的商谈，共同斗争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86年10月中公审召开了临时总会，对“全面解除41个指定地区，不再认定新加入地区”一事进行了答复。患者会为了准备同国会斗争，建立了第二回合的体制。事务局7人作为专职干部和从全国来参加的患者一起，不仅走访国会议员，政党，劳组等各种团体，还每天上街散布传单。

可结果是，87年9月在第109次临时国会中补偿法被篡改，因此新的患者也得不到救济了。当时的通过的决议是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部分，下面三行被强行改写。那天从全国来的患者包括支持者共550人参加，大家献计献策，竭尽全力。在霞关的第5大厦合同厅的1层大厅到正门前，从内到外都连成一体，整然静坐进行抗议活动。

针对补偿法的篡改，患者会召开了中央集会，进行了“强化诉讼斗争”的呼吁。并且在尼崎，名古屋进行了新的诉讼，点起了反击的烽火。还发誓一定要在一直持续着的千叶，西淀川，川崎，仓敷等地的诉讼中取得胜利。

芝村:

1978年以后一直致力于诉讼工作，我听说这些诉讼原本无望胜诉的，经过各种努力，多方迂回辗转最终取得了胜诉，没有胜算的诉讼为什么会打赢？决定胜负的重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胜诉后也没有终结的公害

森胁：

在大气污染的诉讼中，1972年首次在四日市的诉讼中，居民得到了胜诉判决。同一年，为了直接听取居民斗争的情况和受害者的声音，我访问了四日市认定患者会的冢田事务局长，他给我做了许多介绍。

四日市的街道中烟筒非常多，从工厂排出的烟将太阳的光线都遮住了。市内空空荡荡，企业住宅里没有人居住。从工厂流出来的水看起来是干净的，但是没有鱼在水里游，这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时虽然制定了公害健康受害者补偿法，但是法律中没有明确，谁是造成污染的犯人。我认为不管怎样，“这个公害企业是犯人”，“造成损害就是不对”，要让他们给受害者低头认罪。所以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追究污染企业的责任，虽然各企业都承认部分责任，但又在钻法律空子。我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想“即使败诉也要将污染企业告上法庭”。

根据“特别措施法”西淀川被定为公害指定地区的1969年，大阪律师会公害对策委员会进行了“被称作大阪哮喘的西淀川一带的大气污染以及堺地区的调查”。在律师会月报上刊登了“西淀川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查经过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因为因果关系的证明非常困难，污染源特定及司法救济也因为中小企业较多，比起四日市要困难得多。但是对推进受害救济工作的后援有必要进行呼吁”。当时连患者会也没有成立，受害者运动也不起潮。就连这个话题也是在诉讼结束后从井上(善雄)律师那儿听到的。

我想在西淀川提起诉讼，为此，73年5月我个人走访了青年法律家协会的伊多波事务局长，就有关“西淀川的问题能否提起诉讼”进行了咨询。并且参加了在丰中召开的“青法协第5次全国公害研究集会”。在7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关于“从全国范围看大气污染严重，患者数也很多的西淀川能否提起诉讼”的问题发出呼吁，收到了在青法协大阪支部，成立大气污染问题研究会的成果。另外，74年3月28日患者会向大阪律师会递交了书面申请，大阪律师会在4月11日为西淀川的大气污染诉讼采取对策而设置了西淀川问题小委员会。75年7月大阪律师会就“西淀川的公害实际情况调查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气污染研究会进入到西淀川的受害者当中开始了正式调查。

口号是学习，团结，行动还有胜利

森胁：

大气污染研究会从开始活动到提起诉讼的2年9个月期间，一直进行着不间断地，艰苦的，困难的讨论。

这当中，学者，律师，受害者聚集起来就有关申请停止侵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集中讨论中也没有得出结论，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大气污染和气象的知识，对污染物质是如何到达西淀川的，还有就共同侵权行为等问题也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再有“让哪个企业成为被告！”，“西淀川是外来公害，西淀川的企业排出量很小”等也议论纷纷，浪费了不少时间。

76年11月，对起诉大家意见达成一致，从12月开始各个班连日进行了讨论方针的学习会。77年2月，学者，律师进行了集体集中讨论。整理了有关起诉的要点，最后总算勉强成型了。

这期间就律师团的构成大家也进行了讨论，想找一个大人物做团长候选人，但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77年12月，想起日本律师协会公害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关田正雄先生，向他提出请求后，他很爽快地应允下来了。

医生，教职员，律师和市民齐心协力，在76年9月发行了“消灭西淀川公害”的宣传册。宣传册中对公害引起的受害情况和空气的污染，公害的对策以及污染源等作了浅显易懂的说明。这样一来，多数的市民广泛的参加了消除公害运动，我们同时也去了当地的振兴街会，学校以及府下的团体并进行了介绍，認真进行了讨论。

患者会召开了干部大会，支部会议，班级会议，要求参加的全体人员以“一学习，二团结，三行动，四胜利”作为口号。

77年1月在“新春初次会面”的干部，班长联合会议上，大家提议，提起诉讼，发誓团结一心共同诉讼。决定了“要把是否赞成起诉和起诉内容向全会员通知”的方针。当时的患者会是一个拥有9个支部71个班1,730户，2,600人以上的组织。

患者会针对下面的有关议题，跟临时总会进行了商讨：1，为什么准备起诉。2，以什么内容来进行诉讼。3，为了胜诉必须进行怎样的活动。

9个支部71个班用了3个月的时间召开了全班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把诉讼定位于患者会活动的一部分，是否赞成起诉，哪些企业要负责任等。我们带着讨论案和“消除公害”的宣传册加入班里的讨论，向每个人听取了意见。共有83%的人参加了班级的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要提出诉讼”。大家团结一致进行诉讼的意见占到了98.5%。

在讨论中“诉讼要花多少年”，“有胜算吗”，“诉讼费用能支付吗”等提问比较多。

那时我的回答是：首先对“诉讼要花多少年”，我的回答是“可能要3年以上”。其次对“有胜算吗”，我说“为了每一个孩子，要胜诉大家就要团结起来，坚韧不拔。对这样严重的受害都没有人负责，我们能保持沉默吗？”。在当时，律师中好像没有人认为能胜诉，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决定坚持起诉。

选择被告时也要考虑到受害者的感情

森胁:

我想这个诉讼一定会长期化。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诉讼等，从一审胜利，到得到解决花了2年时间。

西淀川诉讼，因为是复合污染，所以给诉讼带来很大难度，不知道谁是加害者，还要以关西的大企业作为被告，正因如此，我的回答是“大约要花3年左右”。“那么，怎样做，选择哪个企业作为被告呢”。我们将72年大量使用重油的企业作为对象。按硫酸化合物，氮酸化合物，煤尘排出量的多少作了排列。于是将西淀川的企业和邻近的尼崎，此花的关西电力等作了比较，结果西淀川企业的排量少的多，即使排量最多的大阪制钢也还达不到关电的9%。排出的量非常之少，而西淀川的被告企业之外的中小企业排出的量，所占的比例很大。由于海湾沿岸排出的一部分烟，也造成了西淀川的污染，可想而知，西淀川诉讼的困难性。

从西淀川的企业中选择被告是一件很艰辛的工作。区民要求一定要将古河矿业，日本化学，大阪制钢，中山制钢等企业列入被告。在很长时间里其健康饱受污烟雾，粉尘之害的受害者开始自己选择加害者，要求“决不原谅那些公害企业”，因此无法仅按排出量的顺序，来选择被告。大家商谈的结果是，将受害者怨恨较多的日本化学从被告名单中删除，中山制钢则列为被告。对将国家和公团列为被告的问题，律师团进行了相当长的讨论，有“墜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在大阪市有大和田垃圾处理厂，因其排出量多，曾经考虑过将其列入被告，但是想在诉讼中，它对我们可能会有帮助，为了让它从中立的立场上给我们提供资料，就没有将其列为被告。

最终定下来的被告企业，是以关西电力为首的10家企业（19个事业所）。由于大企业，国家，西淀川的中小企业等被列为被告，我们做好了诉讼斗争长期化，有可能败诉的精神准备。

经受得起诉讼长期化的原告

森胁:

患者会在76年10月第5次全体大会上，提出了到起诉为止，和律师团团结为一体，选择原告的方针。按照地区，年龄，等级，共选择了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98名原告。另外加上死亡者，遗属共118人被选为原告代表。选择这些人的目的是做好了10年，15年能斗争下去的准备。各个支部的积极分子也被选出，儿童代表是根据医生的意见选出的。

77年8月在大和田小学召开了临时全体大会，提起公害诉讼的问题，以全员一致获得通过，从而被正式决定下来。

森胁：

78年4月20日，在大阪地方法院进行了第一次起诉。这一天在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召开了“大阪公害患者联合会第二次全体大会”，有1500人参加，下午1点开大会，2点开始参加了支援起诉的活动。

第一次公审定于7月26日，前一天晚上与“消除大阪公害会”共同举办集会，在“西淀川诉讼，胜利奋起集会”上有1,150人聚集到了大和田小学。会场因人员爆满，只好将运动场作为第二会场。在会场热烈的气氛中浜田（耕助）会长，关田律师团长发出了号召。

进入诉讼过程，果如所料，艰难困苦持续不断。对方的大企业掌握着所有的资料，而我们这边却对烟筒的长度，大小一一地进行计算，调查风向，一个一个证实“大约的排出量”等。

对所有这些繁琐的事情都要摸索着从头做起。事务局（村上）根据气象台的资料每天都调查风向，并作了记录。

在千辛万苦的过程中，诉讼也一点一点的进展着。现在看来，当时能胜诉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芝村：

今天，有很多以前作为原告的患者也来到了这个会场。原本在西淀川进行诉讼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面对着大企业和国家，如果自身没有很坚强的决心是做不到的，如刚才谈到的，和四日市这样的联合企业的案子，或者是水俣病等加害企业比较明确的案子不一样，西淀川的案子既有大企业，又有很多中小企业。并且在相邻的尼崎，此花等地污染源多种多样，还要将这些与受害联系起来，我想一定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吧。

是什么将我们引向了胜利

芝村：

1978年起诉，到1991年大阪地方法院做出第一次判决，已经花了13年的时间。第二次，第三次判决是在1995年，和国家，道路公团达成最终和解是在1998年。诉讼用了20年的时间。

我也按照小山（仁示）先生说的，针对西淀川公害的历史，访问过许许多多的患者。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很年轻，律师早川（光俊）先生，津留崎先生比起我来还要年轻些，当时大家都是年轻人。诉讼结束后，才发现我们都成老人了，没有变化的只有森胁先生和小山先生了（笑）。

芝村：

真是一段长长的历史啊。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患者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1991年第一次诉讼的胜利，还有1998年的最终和解，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下面虽然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还是请您对当时的情况，特别是对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做一下总结。

森胁：

西淀川的诉讼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作为对手的被告太强大，而且我们手里没有掌握详细的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患者自身的行动说是主动诉讼，不如说是被卷入到与国家，经团联等的斗争中去的。那是因为经团联使手段，解除了公害指定地区，还篡改补偿法，国家也同意经团联的做法。和这些做斗争时，首先要使出全力来干，在西淀川诉讼进行的同时，西淀川的律师团，原告团，以及患者们一直在东京坚持着。刚才我说过我在那5年中一直在东京。对方包括在解除指定地区等临调中，攻击也非常激烈。相比起来我方进行的是彻底的防守战，这也是在诉讼中使不上力气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期间，西淀川患者会进行了诉讼指导工作。第二批原告417人在84年7月以“要求生存权利”为口号，进行了“七夕起诉”，目的是为了强化原告团和确保资金来源。因此还召开了包括1次到3次重新组成原告团的总会，浜田会长作为原告被推荐为团长。85年5月第三批原告143人追加起诉，加上在东京的我也作为原告，建立起了一个从重视患者会运动到重视诉讼斗争的体制。

虽然患者们拚了命的做艰苦激烈的长期大斗争，但是按照经团联的要求，在89年9月的第19次临时国会上补偿法“篡改”案正式通过。公害指定地区被全面解除，从那以后新追加的患者也得不到救济了。

我们要在胜诉后进行反击

森胁：

在指定地区被解除时，我们拽着环境厅保健部长，来到日比谷公园前，乘上卡车，要求他向大家作说明。患者会今后的斗争是，让现在正在各地（千葉，西淀川，川崎，水島）进行的诉讼取得早期的胜利。进一步在名古屋和尼崎起诉，要求把解除指定地区的错误改正过来。同时我们从东京回到地方，决心和公害企业进行彻底的斗争。这个决议使得正在进行中的各自治体斗争和各个诉讼斗争更加高涨。

森胁：

86年6月在大阪，和金见油受害者联合一道，在钟化本社进行了100天的静坐活动。因为田边和武田制药的本社位于大阪，我们也积极参加到了支援斯蒙病诉讼受害者的斗争中。

86年12月“就有关解除指定地区，听取了自治体的意见”，87年1月与大阪市环境部长进行交涉，采取了众人鍊条式包围市政府的行动，2月与大阪府知事进行交涉，以及受害者在寒冷的知事办公室前进行静坐等行动。在患者自身的活动和全国朋友支援的影响下，大约90%的自治体向政府递交了“反对解除公害指定地区”的意见书。

回到大阪的我们，竭尽全力进行了诉讼斗争。提出了要尽早结束诉讼，但这与律师团对以下事项的意见有了分歧，比如共同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受害证明，从被告企业工厂的烟筒里排出的烟雾是如何到达西淀川的，还有没能充分证明的事项等。有时听到律师团激烈而认真的讨论，略微感到有胜算了。

舆论和运动推动诉讼

森胁：

公害指定地区被取消，今后新的患者不被承认。这场斗争的趋势聚集到了诉讼之中。一直停滞不前的诉讼斗争，突然变得激烈起来。回来后立即要求，律师团着手早日结案的工作。为通过运动扩大诉讼的胜利，大阪的工人，全国的朋友共2000人，汇集在中之岛公会堂，召开了结案集会。西淀川的诉讼，也进行了第2次结案。患者要结案，法院要结案，这样律师也说“必须赶在那之前完成”，结果把全部资料在结案前收集全了。

是啊，虽然迎来了结案，但实际上，律师们还在议论胜诉还是败诉，谁也不知道能否胜诉。不管怎样，为了扩大舆论，举行了“大量收集签名，通过签名运动，来进行胜负的较量”，在全国进行了100万人的签名运动。最初有40多万，包括第二次有74万，最终收集了共125万多人的签名。这些签名汇集起来，连续不断地拿到法院，拿去时，患者对法院说“要早日进行公正的判决”。法院最初将签名材料放在法官更衣橱的上面，后来架子上面也塞得满满的，最后都没有放置的地方了。据说为了确保签名材料的放置场所，法院还进行过商讨。“西淀川诉讼处于怎样的状况”等，在法院中成为了话题。大量的签名在法院内部产生了影响。

森胁：

还有市民消费合作社的众人，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些签名的积累，使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患者会尽全力汇集签名。堺市的患者们一个人收集了1万人的签名。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大家是在进行着忘我的激烈斗争。在西淀川地区振兴会，在商店街进行呼吁，收集了占人口70%的签名，这是最初的一个例子。现在各个地区的运动结成一体，举行了“共感广场”活动，使那里的运动蓬勃开展，互相共同收集签名的共有13个地方，他们去了关西的很多地方，就这样，区运动和共同斗争活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上了年纪的患者不论下雨，下雪，和酷暑，每天佩戴着绶带，在法院前，淀屋桥，天满桥和被告企业前散发传单，向行人鞠躬，拿着记录着受害经过的稿子用扩音器和律师们一起进行呼吁。

在这场高涨的运动中，关西电力好像对签名一一进行了检查，他们在检查西淀川的签名时发现了自己公司社员的签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由受害者带头控诉，形成西淀川诉讼胜利的高潮，这高潮也传到了法院。

饱受腹泻不止，决心战斗到底

森胁：

在判决的那天，我想到可能会输吧。虽然在患者会，会输的话一句也没有说，但是我却一个劲地考虑如果输了怎么办。所以在判决时我没有进入法庭。

丰田律师和我坐在法院前的一辆宣传车里。“丰田先生，请原谅我随便说一句”，“说什么？”之后，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实际上那时围在法院的6000人中以原告团为中心的患者有2000人之多。本打算让这2000人进到法院，到法庭上静坐。

为响应“大家来静坐”的号令，法院门口聚有2000人的患者。这好像不近情理，但我已下定决心这样做。直至今日我一直都告诉他们能打赢的，我们要坚持到最后。这场官司万一输了，我就好像欺骗了他们。所以我一定要负这个责任，我拼命的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负责。

森胁：

在判决时我带着去死的思想准备。腹泻一直持续了1周怎么也止不住。法院的胜诉判决下来时，我想“这样我暂时还能活下来了”，真是太好了，真是高兴极了。看到胜诉后眼泪都涌了出来，我往上看强忍着泪水。那是勉强取得胜利的胜利，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是全面战胜了作为被告的关西的大企业。遗憾的是输给了国家。只要能在下一次诉讼中补上就好了。总算胜诉了。最初还不敢相信，所以在被判决胜诉时我想是不是弄错了，我有点惊慌失措。法院是不是弄错了很多数据而作了判决等等。最终我确信这些都是受害者运动和签名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

芝村：

我深刻的领悟到，这场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各种力量汇聚成一股潮流所引导的。像森胁先生这样能演讲的活动家真是很少。我认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讲述，使得各种各样的潮流汇聚到一起，从而成为引导胜利的力量。西淀川的胜利，对日本的公害，环境行政或者说日本的民主主义来说，是不是都有很深的意义呢！所谓四大公害的诉讼已经结束，以后别的诉讼才开始，像川崎，仓敷，尼崎那样，为大气污染而烦恼的地区，一个个的进行了诉讼，这些都以西淀川的胜利为突破口，基本上都是沿着胜利之路在近期展开的。可以说给国家，道路公团，道路行政也带来了很大的转变，其原动力可以说是从西淀川的诉讼中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这场诉讼的重大意义是，把在这场诉讼中因公害问题而千疮百孔的西淀川地区重新建设起来的问题。1996年9月，财团法人公害地区重建中心结成立。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组织，但我想公害地区重建中心，不但在日本而且从国际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很先进的组织。森胁先生站在反公害运动的最前头，就任了以诉讼的和解金为基金设立的公害地区重建中心的理事长。现在围绕重建地区的有关课题和各种活动正在继续开展着。根据反公害运动的经验和成果，请您谈一下今后重建的公害地区意义与其课题。

向世界传达日本的公害情况和受害者的祝愿

森胁：

“公害的寒冬时代”说的是，在西淀川的诉讼中不知道输赢的严冬时代。为打开这个严冬局面，我们认识到“光在日本不行”，只在日本进行反击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考虑要登上世界的舞台。最初法国的密特朗总统以 NGO 招待我们去了巴黎，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申述，其次在巴西召开了“有关环境和开发国际会议”，我们又去了巴西，在会议中进行了申述。在这次会议中，财界和政府进行了世界范围的“日本克服了公害”的大宣传。我们既然特意来到了这里，决心一定要在会议中明确地指出日本的公害还没有结束，有 20 人进入会场，举手喊道“让我说，让我说”，但总是没有被选中，最后强行登场，在竹下登先生演说前，说道日本的公害还没有结束，患者们正在拼命的进行斗争。我最后总结说，不能说日本的公害已经结束，我们觉得能在那样的场合发言很了不起。

从艰苦奋斗的历史到新的重建之道

森胁：

从西方首脑会议的时代开始，对待环境问题的方法一下子就改变了。从那时起不但日本政府改变了，我想世人的看法也改变了。所以西淀川的诉讼取得了胜利。当其他地方的诉讼迎来判决时，寒冬的时代多少已经过去了。因为与西淀川诉讼时代不同。另外当地也彻底巩固了已有的基础，这是和西淀川不同的地方。在西淀川的第一次判决下来时，关西电厂立即进行了上诉。因此到和解为止经历了漫长的日子。阪神大地震时又有了变化。经历过那场大地震后，包括关西电厂，大阪煤气等企业和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那是一争高低的好时机。对方开始示弱，和解也进展得很顺利。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和解金达到 39 亿 9000 万日元，是一审判决的 10 倍。

森胁：

说一点内幕消息，2次-3次判决在3月29日做出，有一万多人汇集在大阪的酒店和宿舍。我们交涉团决心要拿下这个判决，为此承担了谈判工作。我们认为被告没有考虑到判决，看到情势倾向于我们，我们就采取了行动。在这之前的1次判决时被告被6000人包围在公司里，我们想尽可能的避免交涉到深夜。

说起蓝天财团的由来，我在前面说到，去四日市参观，虽然“诉讼胜利了”，但是那个街道没有了自然。仔细想想看，胜诉了西淀川真的就变得干净起来吗。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周围没有蜻蜓在飞，也没有能让蜻蜓飞的水边，没有能让小鸟当饲料的有果实的树。没有了绿色和自然。这个大都会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一定要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我们要把到现在为止，在巴西国际会议上学到的，去英国，法国等得到的经验应用起来。因此我们有了新的构思，特别是伞木君的“西淀川街道建设”的构思。为了建设好，包括一直反对的人在内的“行政，企业，居民”协力合作起来进行街道的建设。我们拜托桥本道夫先生为发起人。另外还拜托了很多人，大家都说没有问题，OK。为了让环境厅更容易理解，我们把日本团体的高层领导全部写进了理事会名单里，环境厅也认可了由受害者组织的团体。就这样，蓝天财团建起来了。

但是，全国（患者会）的运动绝对不能停止。我何发誓如果有了问题，将跟国家和企业斗争到底。为了能挺起胸膛说财团是为国民和公害受害者进行重建公害地区的团体，是被环境厅认可的财团，我们要努力将工作做好。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现在开始的活活动包括公害地区的重建，公害资料的保存，公害道路的对策和政策等所有的事情，现在能做的都要去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街道建设的课题下次再讲。实际上，西淀川律师团有比我们更加丰富的经验和奋斗史。但今天我们仅以运动为中心作了报告。

要把经验，受害情况长久地宣传下去

芝村：

非常感谢大家。

有关蓝天财团的介绍，我身边有份宣传小册子想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蓝天财团以“推进环境重建的街道建设”“介绍公害的经验”“快乐的学习”“公害病患者的健康和生活意义”为4大支柱开展活动。在阿富汗召开的复兴会议上 NGO 的待遇问题被提及，对于我国来说，不管是 NGO 还是 NPO，在种种意义上受到了极力赞扬，但是在日本的实际情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想这次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恐怕，蓝天财团也有很多困难，会遇到很多必须克服的障碍，森胁先生带头展开新的运动，在这里一定要请大家给与理解，支援，协助。关于西淀川的反公害运动的成果，要充分活用，有必要坚持到 21 世纪。

这次，在大阪人权博物馆的大力协助下，举行了传达西淀川公害经验的大会。我想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西淀川的资料展览。我昨天也仔细地看了这个展览，通过那些展览，再一次感受到西淀川的反公害运动是一个很伟大的斗争，是很多人努力奋斗的历史。让人们了解那段奋斗史，展示的资料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刚才提到的，特别是南竹照代小姐在医院住院期间在药袋上写下的日记，还有因为她中学时代几乎不能去上学，她的学生手册上的缺席通知等，看着这些真实的资料，人心震撼。在看她用非常娟秀的字体写的日记，精心的笔划中流露出她的渴望。通过这些日记，不仅了解了她的性格，还有，她“想去上学”的愿望清晰的传达给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的话，展览会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今天谈到的种种经验，还有受害的情况等，是为了我们今后一定要把它永久的宣传下去，以宣传活动为原动力去构思一个新的社会应有的面貌。

今天，森胁先生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讲话。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森胁先生还有很多想跟大家说的话没能说出来。